

19岁的大姑娘得了“儿童癌症”

走路不稳性格也大变,一会哭一会笑

昨天上午,19岁的大姑娘李敏(化名),正在一步一步艰难挪动着,要知道,她已经在床上躺了有三年,这是三年来她第一次用脚感觉地面。她曾被人误为“中邪”了。家里人说,这个病甚至影响到大脑,孩子的性格都变得古怪了,有时哭泣没一分钟,又破涕为笑。经过诊断,这名姑娘患有绰号为“儿童癌症”的遗传性的线粒体脑肌病,不幸中的万幸,她的病不是“最严重类型”,仍然有希望恢复行走能力。

村里大仙说她“中邪”了

昨天上午,在鼓楼医院病房内,记者只是远远看了一眼李敏。她的妈妈告诉记者:“女儿现在脾气非常大,除了我和她爸爸,几乎不和其他人说话,就连护士以及医生询问,也是爱理不理。这个害人的病让她三年都瘫在床上。别说上学上不了,就连正常的生活也无法自理。”

李敏一家来自江苏金湖,一家人靠着小本生意维持生计。聪明的李敏是全家人的希望,“小时候,谁都跑不过她,跟兔子一样,一蹿出去能把同龄人甩得老远。”妈妈说,三年前,“能跑的”李敏有一天忽

然喊“左腿没劲了”。渐渐的李敏走路不稳,摇摇晃晃,不停地摔倒,尤其是左腿乏力,只好辍学,卧床休息。当地医院的人说李敏缺钙,于是就给她买了钙片吃,病仍旧没有好转的迹象。

6个月前,李敏出现间断抽搐,一旦发作,就会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止,大小便失禁,每次要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才能缓解,而这样的症状每日要出现数次到数十次之多。同时,姑娘的性格也变了,从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孩,渐渐变得性格古怪,动不动就大哭大叫,可是不到一分钟,又会哈哈大笑起来。由于病痛的折磨,小姑娘卧床不起,完全依靠妈妈的照顾。当地的医生也是一筹莫展,有人说是“中风”,有人则认为是癫痫,还有人干脆认为“精神有毛病”。最后,不得已,李敏的妈妈又去找远近闻名的大仙看一看,结果说孩子是“中邪”,买符咒回家贴贴就没事了。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她还被一堆“老人病”缠上了

11月18日,一家人来到南京鼓楼医院,李敏的妈妈看到专家门诊里贴了许多专家的照片,心里想:“孩子腿不好脑子不清楚,可能是身体神经里面出了问题,先挂个神经内科的号。”就这么误打误撞还找对了人,“当时让病人住院进行检查了,怀疑是遗传疾病。”神经内科主任徐运教授告诉

记者,检查发现姑娘有严重的平衡障碍、弓形足等发育异常的表现。经过一周的检查,让医生大为吃惊的是,这个孩子竟然还有脑中风、脑萎缩等老年人才可见到的表现。种种迹象显示,姑娘得的不是普通的中风或癫痫。

大姑娘竟患上“儿童癌症”

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病呢?在随后的肌肉活检中,专家惊讶发现有破碎红纤维存在,而这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明确姑娘患的是线粒体脑肌病。线粒体脑肌病是一种新陈代谢类疾病,由于多发儿童和青少年,因此外号为“儿童癌症”,多由遗传或基因变异引起。线粒体是一种非常小的物质,它存在于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被称为“细胞的发电厂”。所以顾名思义,线粒体疾病就是线粒体病了,不能给细胞发电了,就像汽车没了油开不动一样,如果线粒体病了,细胞也病了,而我们的人体、器官等等就是由细胞构成的,接下来人体和器官也病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小病,而是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病了,线粒体病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电,人体缺乏能量。

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身上都有些线粒体是坏的,就像总有细胞会罢工、总有几根头发会脱落一样,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当体内75%以上的线粒体都坏了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是得了线粒体疾病

了。得了线粒体病的孩子几乎都是瘦瘦小小的。

幸运的是,李敏虽然是线粒体脑肌病,但不是病情最严重的“类型”,还不至于极快威胁到生命,不过,对于遗传性疾病医学界尚无根治的良策。“印象中,以前省人民医院曾经发现过一例,南京大概曾出现过10例该病。”徐运告诉记者,李敏这种类型的线粒体脑肌病是一种少见的遗传性脑肌病,我国公开文献报道的仅有3例,国外有5例,南京发现的这有10例,还没有公开发表在文献上,是通过内部资料查阅到的。

目前,专家给李敏补充能量类型的药物和输液,病情已经有了明显改观,昨天,李敏可以独自行走大约一百米了。

母系遗传,妈妈也要检查

线粒体疾病最大的遗传特点就是母系遗传,也就是说致病基因通过母亲传给下一代,目前,李敏的妈妈肌肉活检也在进行中。一谈起家族遗传,李敏的妈妈想起,李敏的外公外婆的死因也是十分可疑,外公是因为脑溢血去世,而外婆则是破伤风,分别在夜晚睡眠中悄悄离开人世的,去世的时候,两人都只有50多岁。徐运教授说,由于缺乏一些医学证据,因此还不能判断究竟是哪一代基因出了问题,但若想该疾病从根上治好,必须依赖将来的基因治疗。

通讯员 刘宁春 张馨
快报记者 刘峻

18岁女孩子子宫长鸭蛋大肌瘤

快报讯(通讯员 张子青 记者 刘峻)记者昨天从南京市第一医院获悉,门诊妇产科11月就诊人数及病种统计资料显示,因患阴道炎、子宫肌瘤、盆腔炎前来就诊的患者稳居前三位,其中患子宫肌瘤前来就诊的每天都有二十多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年轻化现象比较突出,最小的患者只有18岁。患者来时通常都会有些局部的一些异常现象,如月经改变、白带异常、腰骶部疼痛坠胀、阴道不规则流血等。专家表示,30岁左右的女性每年妇科体检很重要。

上周六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见到了在妈妈陪伴下前来就诊的小

李,小李告诉记者,她今年上大一,9月份刚过完18岁生日,两个月前在一次洗澡时发现自己最近有了“小肚腩”,当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是长胖了。晚上睡觉时想起书上说每天按摩5分钟肚子会减少脂肪堆积,就躺下用手按摩,在肚脐下方小李无意摸到一肿块,没有医学常识的小李以为是便秘,也没有和妈妈说,上个月小李一个月来了两次“例假”而且量很大,觉得肿块长大了,而且位置固定,周末回家时才告诉妈妈。妈妈很警觉,第二天就带着孩子来到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就诊,医生仔细询问病情,手检发现孩子的子宫上长一个大瘤体,像鸭蛋大小。

打“封闭针”不会激素上瘾

快报讯(通讯员 崔玉艳)常有医生建议腰椎、颈椎不好的病人打“封闭针”,可是大多数人却很抗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郭毅介绍,对于有些患者而言,坚持打“封闭针”是有效果的,它不会造成激素上瘾,也不会产生所谓“激素综合征”。

肩周炎、网球肘、腱鞘炎、腰肌劳损、腰椎棘上韧带损伤、棘间韧带损伤、第3腰椎横突综合征、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各种滑囊炎等,在中医骨伤科甚为常见。医生常常选用封

闭疗法,也就是打“封闭针”。可是在临床,医生发现有的病人一听说打“封闭针”,就皱起眉头,连连摆手,不肯接受。原来是他们听说打“封闭针”只能暂时减轻疾病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病。另外还怕打了“封闭针”会上瘾,从此老是要打,停了就不行。

郭毅说,这类激素并不存在成瘾性。现在医院的骨伤科应用封闭疗法,它有给药直接、疗效迅速的优点,一般根据病情封闭一次或几次。每次间隔7-10天,一般连续不超过3-4次,剂量很小,所以不会成瘾。

“ 改革开放30年,法治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30年来,南京两级法院工作大发展。1978年,南京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数为3千多件,到2008年,仅1至10月,就受理案件近10万件。在这儿,我们无意罗列所有的大案要案,遵循“个案促进法治”的主线,从南京全市法院30年来受理的100多万件中,在各个审判领域共取了30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旨在让大家了解,司法在南京走过了怎样的30年…… ”

《知青之歌》影响一代 作者差点判死刑

“任毅冤案”平反惊动最高法院



回首改革三十年
南京法院经典案件巡礼

创作一首思乡的歌曲,会被判处死刑?这在今天看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却真实发生了。

在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建邺区法院档案室,翻开一本本泛黄的“任毅反革命案”卷宗,打开了这段尘封在南京老知青们脑海中的“历史记忆”……

原本名为《可爱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这就是《南京知青之歌》,也叫《知青之歌》。

凡是经历过上山下乡那个年代的人,对这首《知青之歌》都非常熟悉。可很少有人知道,南京知青任毅在创作这首歌

时,起的名字叫《可爱的家乡》,而任毅也没有想到,这首传唱中国,仅仅4段240字的歌曲,给他带来的并非无限的荣耀,而是让他付出了为每字坐14天牢的惨重代价,并差点为之“掉脑袋”。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高中毕业。1968年12月,南京五中下乡知青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1969年5月,任毅和校友数人一起来到插队在江浦县汤泉公社的同学处。在那里,任毅听到了南京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歌词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在大家的鼓励下,任毅有了一种创作属于知识青年歌曲的激情。

“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创作。于是,一支《可爱的家乡》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

迅速传播拉开悲剧帷幕

《可爱的家乡》一歌写出

后,大家纷纷传抄,歌曲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并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短暂几天,更名后的《知青之歌》广为传播:学校的学生在唱,军队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对于任毅来说,人生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

一天,任毅接到一位同学的来信,“《知青之歌》已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第二天,任毅偷偷地将收音机打开,颤抖着调试频率,“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随着悦耳的悠扬的音乐响起,任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在当时,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既然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了,那当时的中国肯定反对。任毅当天晚上就写了检查,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交给了公社书记。

没有几天,《知青之歌》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作出指示“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

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不久,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同年2月19日深夜,在持枪军人的押送下,任毅被带进娃娃桥监狱。“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3427。

许世友将他从鬼门关拉回

尽管任毅在近百页的“亲笔供词”中主动“认罪”,但再好的态度也未能改变悲惨的命运——1970年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两点:一、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二、编写反动黑歌《我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

“综上所述,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与任毅一起处理的24名反革命犯也均被判处死刑。同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接报后,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下意见“同意”。

不出意外,只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通过,任毅与其他24人的命运一样,“掉脑袋”。

然而,奇迹就在这一环节上产生了。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

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了拉了回来。

同年7月11日,江苏省革委会书面回复:判处任毅有期徒刑10年。

服刑近9年终被法院平反

任毅在石佛寺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很多并不相识的知青,以及南京五中的老校长都去探望他,任毅的母亲也从下放的泗洪县前来探监,这给了任毅强有力的精神支持。3个月,任毅被转押溧阳县劳改队,接近9年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据悉,任毅在劳改农场表现很好,从不给干部惹麻烦,做事也认真。

就在任毅服刑差1年多就释放时,他听说“四人帮”被粉碎,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产生了:“我要翻案,我没有罪,是‘四人帮’强加的。”

为此,任毅在监内偷写上诉书,寄出上诉状后,相关部门到监狱了解情况时,监狱对任毅作出的评价很差:“请贵院依据原判事实,作出处理决定。”

1978年1月30日,任毅寄给最高人民法院长达14页的请求重新审查处理上诉状,引起领导注意,案件不久被移送至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同年

8月10日,建邺法院出具复查意见。同时,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回宁安排工作。”

1979年1月4日,这个让任毅一辈子难以忘记的日子,他获得了建邺法院的“无罪释放”判决书,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后来,南京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科,不久,和单位一女同事喜结连理,这个小家庭至今安稳甜蜜,如今任毅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曾有人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很坦然:“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历来抱着向后看的人生哲学,凡事向后看,今天比昨天好就行了……”

法官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法治被人治所替代,产生了不少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南京法院的复查纠正工作为全国法院起到了示范作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南京法院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抓紧案件复查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也在1973年7月18日头版头条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为题进行了重点报道,对南京法院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讯员 赵兴武 金立安
快报记者 宗一多